

“我厌倦了客户每次带宠物看病时，战战兢兢问价的行为。”罗可亮说。他是一名在上海从业八年的宠物医生。

为了帮助宠物主人们科普一些医疗常识，避免宠物就医“雷区”，罗可亮在社交媒体上运营了一个账号。他收到不少宠物主人的反馈，比如，猫在抽血过程中，因为紧张，可能会肝脏指标升高，于是，有医生给猫开了1500元的护肝药。他还透露，有些医院，从宠物主人进门开始，就观察其穿着、对宠物是否特别在意等，作为医疗行为判断的依据。

在国内，宠物的疾病谱与治疗需求，正逐渐拉大与其它大型动物和禽畜动物的区别，并与人更加接近。但与此同时，人类医疗中的问题也开始在宠物医疗领域出现，如看病贵、过度医疗、市场混乱等。

宠物医生詹哲育毕业于台湾大学，在上海最知名的两家老牌宠物医院先后工作了六年。在他看来，制约国内宠物医疗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法规。一方面，一些法规太过严格，比如，关于宠物药品的规定，使得宠物药品可及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诸如动物福利的保护、宠物医生的分级认证、宠物医疗的规范等，反而没有明确的规则，才造成了所谓的乱象。



北京一家动物医院转诊中心，一只宠物蜥蜴正在接受检查。



动物医疗中心住院部的VIP室。

支付能力制约宠物医疗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宠物

宠物药品的短缺

大约从2021年初开始，在养猫人群不断激增的背景下，因疫情影响供货能力、销售终端囤货抢购等原因，国内“妙三多”疫苗出现紧缺。“妙三多”是一种可以帮助猫预防猫瘟、猫杯状病毒、猫鼻支三种传染疾病的猫三联疫苗，由美国硕腾公司生产。在国内，获农业农村部批准上市的同类型产品只有“妙三多”，该疫苗于2010年进入中国市场，几乎所有养猫的家庭，都依赖该疫苗来为猫免疫。

今年4月，硕腾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以来，不仅美国工厂生产能力受到一定影响，运力紧张、航班延误也时有发生，加剧了货物紧缺。为解决市场供应问题，该公司正全力加速“妙三多”疫苗的国产化，但预计最快也要2023年才能上市。因为缺货，据《南方周末》今年5月报道，2021年下半年业内曾出现回收疫苗空瓶，伪造疫苗等现象。

支付能力制约宠物医疗

今年8月，硕腾公司首席财务官在一场直播中表示，在美国，与疫情前相比，尽管经济环境存在更广泛的不确定性，但宠物消费和宠物健康的优先次序仍然非常强烈，该行业的基本面依然强劲。有参加调查的宠物主人表示，他们现在在宠物身上的花费，比新冠暴发前更多。

摩根士丹利2021年4月发表的一项针对宠物行业的调查发现，在美国，当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时，消费者整体上越来越不愿意削减宠物支出。该机构预测，每只宠物的平均年度家庭支出可能会从2020年的980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292美元，并进一步扩大到2030年的1909美元。

该机构援引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66%的美国家庭至少养有一只宠物，平均为1.7只。更值得注意的是，69%的受访者“非常同意”他们的宠物是家庭的重要成员，37%的人愿意

造假疫苗等现象。

2020年的公开数据显示，全球产量最大的宠物药是抗寄生虫药物，占宠物药品产量的27.5%；其次是生物制品，包括疫苗等，占比22.6%；抗感染药品占17%，其他宠物药品占比32.9%。硕腾是全球最大的动物保健企业，其前身是辉瑞旗下动物保健部门，2012年独立、更名。2020年，宠物类产品在硕腾的总营收中占比为54%。

在国内，宠物医疗市场过去普遍被认为太小，企业没有意愿投入研发，也因为同样原因，一些国外药品没有动力进入中国市场。根据中信建投证券2021年末发布的《宠物医疗行业深度报告》，以2019年数据来看，硕腾、拜耳等进口供应商占国内宠物药品市场份额约70%，国内上游供应商研发能力较弱，而且，主要面向经济型动物，制约国内宠物医疗产业发展。

负债承担宠物的医疗费用。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指导的《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1年，整个城镇犬猫市场的规模达到2490亿元，同比增长20.6%。单只犬的年消费是2634元，单只猫的年消费是1826元。其中用于医疗的支出大约占总支出的29%，也就是说，国内与美国在宠物医疗方面的支出依然有较大差距。

人们在宠物身上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与宠物医疗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猫科专家毛军福指出，当意愿降低、经济受限、宠主遇到疑难的病情就不再救治时，宠物疾病的高精尖研究，其实受到了很大限制。

投资人何晓倩估算，美国养猫养狗家庭的占比约是中国的3倍，而医疗支付意愿是中国的4倍，两者相差12倍。因此，美国能支撑一个稳定的宠物医疗市场。目前，中国宠物家庭渗透率仅22.8%。

2004年，原农业部颁布的《兽药管理条例》就提出，人用药不得用于动物。但是，因为没有宠物用药，当时北京市农业局就做出尝试，可以在一些人药包装上盖一个“兽用”戳，很多年里，都是采用这种折中的方案。但是，从2014年开始，新修订的《兽药管理条例》就开始比较严格，基层执法部门也参与到监督中来，医生们就不敢再违规使用。

“人用药不得用于兽用”这个规定的考量，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副董事长刘朗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人用药的滥用导致经济动物出现药物残留的问题，从而影响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也担心抗生素滥用之后的耐药问题。不过，宠物的用药规定应该与这些大型经济动物区分开来，“有的时候，我们的法规因为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宠物医生詹哲育在台湾、上海都工作过，也了解香港的情况。他做了个对比，在台湾，宠物没有医保，但人的医保不限制额度，看病很便宜，习惯了低价就医的人们在宠物治疗上不愿意多花钱。这使得台湾宠物医疗的费用在亚洲都属于最低的地区之一，宠物医疗难以发展起来，医生也出现了流失。而在香港，整个宠物行业收费在亚洲偏上，医院能够顺利运转，也就不大会出现卖高价药、过度检查等情况。

因为成本高，美国的动物医院也并不怎么赚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小动物医学分会理事长林德贵告诉记者，兽医师教育水平都很高、设备也齐全，宠物见医生都要收50美元或者更高的挂号费，医院运转比较平稳。因为门诊需要提前预约，医生工作量比较稳定，所以过得轻松一点。

大浪淘沙

2019年之后，随着资本进入，国内宠物药品、疫苗、诊断的研发也加快了步伐。2021年开始，包括瑞普生物、丽珠集团、回盛生物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开表示有宠物药以及宠物疫苗相关的布局计划。

今年2月9日，广西爱宠生物科技发布消息称，该公司参与合作研发的猫三联灭活疫苗，已获得农业农村部的临床试验申请批准，有望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猫三联产品，规划年产能3000万支。普莱柯生物公司也在2020年年报中通告，其年内已着手组建宠物产品事业部，犬四联、猫三联项目在推进中。

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便发布文件，优化、简化了兽用生物制品临床试验审批资料要求，并充分考虑宠物预防、治疗用生物制品的特殊性，并给予特别规定。比如，将宠物治疗用生物制品临床试验宠物数量，由不少于200只调整为不少于50只。

林德贵主持了一些宠物药品的新药临床试验，而且，他也是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的化药评审专家。他指出，随着中国宠物医疗行业市场规模日渐扩大，制药企业越来越有市场利润来支撑研发。另一方面，随着人用药品市场集中带量采购的深入，药品利润率在下降，一些药企开始有动力将其研发力量、专利等转向宠物用药市场。两三年之后，基本上能满足国内80%的宠物用药需求。

2020年10月，国内器械领域的龙头企业迈瑞医疗斥资2亿元成立深圳迈瑞动物医疗公司。同期，万孚生物旗下万德康公司与拉索生物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进POCT（现场快速检验设备）与基因检测在宠物诊断中的应用，包括动物免疫荧光平台、动物即时凝血平台等。

今年9月，中科院动物所、清华大学、中国农大等顶尖科研机构科学家领衔成立的觅投克生物，宣布获得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公司主要研发宠物猫、犬的老年病治疗药物，包括针对肌肉萎缩、炎症性肠炎、骨关节炎等适应症的间充质干细胞药物。

林德贵相信，随着社会更加发展，今天行业的混乱、恶性竞争、监管不足等问题都能够逐渐得到好转。比如，当小动物医学发展更加完善，未来也会像人的医院那样，给医院定级，给医生评不同的职称，规定一些特定的疾病只能在特定级别的医院就诊等。

据《中国新闻周刊》



一家动物医院转诊中心内的注意事项贴牌。



主人在动物医院打地铺陪伴生病宠物。